

人生的滋养

周春微

我们孤身踏入这纷繁尘世，仿若一张纯净无瑕的白纸，亟待生命中无尽的绚丽色彩去晕染、去勾勒。而在这一路前行中，我们接受着来自方方面面、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的润泽，它们悄然融入我们的生命，塑造着我们的独特模样。

太阳高悬天际，毫无保留地将光明慷慨倾洒，那温暖而耀眼的光芒，是生命最原始且强大的动力源泉。当夜幕降临，月亮悠悠升起，柔和的清辉似轻纱般曼妙洒落，为我们的梦境增添一份静谧与安宁。我们所踏足的大地，承载着江河湖海，孕育着无数的动物与植物，它们皆是大自然最慷慨的赠予。每一片绿叶的摇曳，每一朵鲜花的绽放，每一只鸟儿的欢啼，共同构成了这世间最动人的画卷，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滋养元素。

当我们聆听音乐，那跳跃的音符如灵动的精灵在耳畔翩翩起舞，直抵心灵最深处，唤醒我们内心最细腻的情感。养护花草时，看着它们在自己的精心呵护下蓬勃生长，那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。欣赏风景，无论是壮阔

的山川还是宁静的田园，都能让我们的视野不断拓展，让我们的灵魂深深沉醉。

结识朋友，那些各具特点、性格和学识的朋友，似大自然缤纷的花草，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水分、空气和营养。有的朋友热情似火，如阳光般温暖；有的沉稳内敛，如大地般给予我们坚实的依靠；有的才情出众，如星辰般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他们让我们单调的人生变得更加饱满而丰富，故而我们应敞开心扉，广纳四方朋友。当然，也要明辨是非，认清对错，远离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人。

一个人行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沉浸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，此时，我们接受滋养常常是不自觉的。在这种环境里，我们要擦亮眼睛，接纳适合自己的，摒弃给自己带来不良影响的杂质。我们还要自觉地去创造更多的生命养分，走进书籍，与先哲对话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；接近艺术，感受那无尽的创造力和表现力；深入体育，让身体健康且充满活力；了解哲学，探寻生命的深层意义……使我们的人生愈发丰富，更具质感。我们

不应错过每一次与美好邂逅的机会，不应忽视每一份能助力我们成长的力量。让自己在这滋养中变得丰盈而饱满，充满快乐与活力。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，都要保持激情和活力，兴致勃勃地去探索，兴高采烈地去拥抱，生龙活虎地去生活。

即便岁月会给我们的面庞留下痕迹，但那些滋养会让我们的内心永远年轻。我们要感恩每一缕阳光，每一丝月光，感恩每一片绿叶，每一朵浪花。只因有它们，我们的人生才如此绚烂多彩；只因有它们，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生命的奇妙与美好。让我们在这人生的滋养中，尽情地绽放，尽情地享受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与风貌。

需知，人生的滋养并非仅通过单一途径达成，而是通过无数的点点滴滴来汇聚。比如一本启人心智的书籍，一场触动心灵的演讲，一次温暖人心的相助，甚至是一个鼓励的眼神、一句贴心的问候，这些都如同涓涓细流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各种途径的共同作用下，变得更加美好，更加强大。

风情客厅

郭小祥

我们都向往诗和远方，然而，终其一生，我们最大的壳就是生活在一所有形的房子里。房子是我们栖息的载体，予人安心，只要关上门，也许诗和远方都可以酝酿，躲开纷扰，静静聆听“我有花一朵，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幽幽……”。

歌声绵绵，我窝在客厅吊椅里轻轻荡着，随意翻着一本书，享受我的远方。吊椅的左边是一扇大窗户，视线所及处，有远山、林木、蓝天……

常常，在暮色四合之际，我已下班归家。松懈的我，总是会被山坳时隐时现的落日震撼。我深情凝望，看灰蓝的天空被火红的霞光渗透，如一个透明的杯中倒入了红葡萄酒，色彩分明浓醇，醉了山林，红了松针，也迷了我的眼。忽而，有道影子划过，似是晚归的鸟儿。此时此景，正好吟咏南朝吴均的“山际见来烟，竹中窥落日。鸟向檐上飞，云从窗里出”。我恍若自己也成了诗人。我忘了光阴，光阴躺在我的吊椅里，悠长悠长。

这个吊椅在新家落成时就一直与我为伴。它是藤蔓编就的，有原始森林的古朴感。椅内那大大的坐垫原是白底、红色小碎花的麻布棉花垫，我嫌其过于小家子气、田园风过浓，于是找出家中闲置许久的两个大靠垫和三个抱枕填上。米黄作底，深棕和浅红间杂，色调竟与棕色藤蔓毫无违和感。把自己缩在绵软的吊椅里，就如在海中承受海水的多方位按摩，可以“眯瞪”，可以眩晕，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转圈。只要有闲暇，沙发我是不躺的，肯定是盘腿靠在晃悠悠的吊椅中。吊椅右前方是宽大的落地窗，右

后是书房的大开窗，只要不是暴雨，纱窗长年累月都开着。对流的风穿过，有时微凉，有时带着夏日的暑气，它们从不缺席。我的客厅里摆放着一棵高大繁茂的发财树，苍翠欲滴。我不看风，风却总是撩动树叶，告诉我，它在。

风仿佛是一个调皮的娃娃，时不时逗弄叶子，叫绿意散发。落地窗处有窗台，有时会飞来一只麻雀，有时会停着一只白头翁，有时又是一只羽毛多彩的小鸟，我叫不出名字。它们总是时不时“叽叽啾啾”，撩拨着我用目光去追随它们。偶尔我也俏皮地打开纱窗，想引它们来玩，它们却没有作家冯骥才笔下的珍珠鸟那般勇敢愿意进来试探，最多在窗口探头探脑，徘徊许久。大抵我于它们也是过于陌生了，它们都是路过的精灵。

有时，我什么也不做，就赤脚翘腿窝在椅中，“刷刷”手机，煲个“电话粥”，任窗外的雨“滴答滴答”噼里啪啦，铺天盖地地把辽阔的世界包裹。而我，不管半天、一日，或是一晚，随光阴由指尖溜走。人生的意义，本就是赋予生活什么，生活就赠予你什么。忙碌之余，我就喜欢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去“浪费”时间。喜悦何需世俗

的成功来定义，此心安处是吾乡！

离地三尺，悬空的感觉很轻松，也很自我。世界很大，生活大多处于繁忙，工作、人际……时间总是席卷着人、裹挟着人去做所谓重要的、有用的事。一跨出家门，我们就要打起精神做另一个自己，而在自己的空间里，家人总会为我们留一个世界，让我们尽情放飞。当太阳的光芒落在阳台的花花草草上，当微风轻轻拂过，撩动纱帘，生活就有了故事，有了意境。折腾的是世界，宁静的是自己日趋安定的光阴。把远方和诗驻扎在家里，风啊，云啊，晨曦与日落啊，都是属于我的！



花开半夏 张永生 摄

(一) 胡今虚

清明前，我去鳌江十五小混食堂，骑车经过鳌江五中。该校门口石头上“鳌江五中”四字，边上落款是“中原”，我知道是胡中原老师写的。清明后，去鳌江五中代课，之前老师责编上岸，我来接班。

清明后要复习，准备期中考试。我教八年（3）（9）两个班级。本学期第一篇课文是鲁迅的《社戏》。课堂上，我问童子：本校校名是温州书法家胡中原老师写的，你们知道这位胡老师和鲁迅有什么关系吗？童子们一愣一愣。我说：胡中原的父亲胡今虚曾经和鲁迅先生通过信，《鲁迅日记》里就有记录。童子们已经呆了。

有童子举手，说：“老师，不可能吧！你是不是在吹牛？”我把教室里的“希沃”开起来，上网一搜：胡今虚是我国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，是鲁迅晚年联系较多的青年编辑出版家之一。他曾多次与鲁迅通信联系，在《鲁迅书信集》中就收有鲁迅复他的信六封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载，他俩的通信联系始于1933年8月1日，直到1934年12月9日鲁迅收胡今虚最后一封信为止。我告诉童子：多多观察，多多读书。多走多看，多读多写。

(二) 理发店

连日落雨，头发总是湿湿的。我走出校门找理发店。学校对面有一家“笑笑”发廊，去洗头！老板说自己姓王，叫笑笑，房子是她自己的，店也经常没开，主打一个随意随性。我坐下洗头。

她问：“从哪里过来？”

我答：“对面。”

“你是教啥的？”

“猜猜。”

“教体育木！”

“对。”

五中隔壁也有洗头店，叫“爱玉”工作室，老板娘叫爱玉。她说自己老家是旺厂的，房子是她自己的。我说，“你肯定姓温，因为我外婆也是旺厂的，也姓温”。她说“对”。

爱玉说她的父母亲都姓“温”，是“同姓恋”，又透露，她外公和爷爷是同名同姓。我真是长见识了。

知道我在隔壁五中上班，她便问：“你是教什么的？”

“你猜猜。”

“教体育木！”

“对。”

(三) 馒头

阿彪叔叔是丁家盛师傅的父亲。他是当年支边的“知识青年”，去了东北漠河。我经常骑车去他家混午饭，比他女婿去得还勤快（女婿是我初中同桌）。阿彪叔叔家主食不吃米饭，吃馒头（只有等到周末他外孙女回家，才能看到米饭）。

平阳本地人管肉包叫“馒头”，管实心包叫“面包”，刚好和北方人反一反。阿彪叔叔逛遍了鳌江大小馒头店，货比无数家，得出一个结论——雁南菜场对面，公共厕所隔壁一家卖馒头的，最好吃。我也骑车去买过，也曾带到食堂，同事们分食，亦是乐事。这家店叫“雁门张卫馒头店”。

四月到鳌江五中代课，第一天去八年（9）班。有位学生很皮，上课不是睡觉就是讲话，他叫张森，于是我叫他“Jonson”。

我问他：“哪里人？”

他答曰：“河南。”

“老爸在鳌江做什么事？”

班级同学们倒是集体回答了：“卖馒头，开馒头店。”

后来，我就对上了。果然是这家“雁门张卫馒头店”。

张森是张卫的儿子。我没事就骑车去张卫家买馒头，还和他加了微信好友，还知道了“Jonson”同学的姐姐也在鳌江五中，也在八年级，不过不同班。张卫师傅每天都在蒸馒头卖馒头，手机不离手，无时无刻不在“搓”麻将。我也喜欢吃他们家的馒头，买几个带回食堂，要几个小菜，好饭。

期中考之前，我和童子们说，老师血压下压是96，你们如果期中考能考一半，我就满意了。如果低于“48”分，少一分，给我买一个馒头。刘姓童子说：“八爪老师，可不可以再打个五折？”

一天，郑荣良老师看到我桌上的馒头，问：“章老师，你喜欢吃面包啊？”

“对啊对啊！是班里学生家长开的店。”我说了张森的名字，还透露她姐姐也在同一个年级。

郑老师“哈哈”大笑：“他姐姐就是我班级的。”

八爪

鳌江五中随札

